

話 絲

期五十三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 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 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 告 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帝國主義等

申 府

一 我不知道我的愛國程度怎樣。我總覺着，這一次上海以及漢口的暴殺的事情，並不只是中國的恥辱，乃是人類的恥辱。事情的根本責任乃在人性與制度。人性與制度不改，這種事情是常要有的。那天國民大會，我也是參加的一個。也自製了一個小旗兒打着。我這旗子是兩面的。一面寫的是『打倒帝國主義』。一面寫的是『痛雪人類奇恥』。

二 經這一次事，打倒帝國主義的呼聲，可謂已普遍極了。『雖至販夫走卒』，就連幾歲的孩子，也莫不知這句話了。這至少對於實行打倒帝國主義一層是一很有利的現象。

三 帝國主義究竟是一種很複雜而費解說的東西。流行的誤解也就非常之多。最當然的誤解是望

文主義。打倒英日帝國主義便成了打倒英日皇帝。這也由于適逢其會。看要打倒美法帝國主義時，還怎麼講。

四 其實，今日的帝國主義乃是一種制度，乃是一個整個的東西。打倒帝國主義就打倒帝國主義，說打倒英日帝國主義，也差不多是掩耳盜鈴之計。

五 帝國主義也許太難懂，打倒帝國主義的呼聲也許太了熟可于是打倒帝國主義遂一變而為打倒英日強盜。漂亮也許漂亮。然而怕不免不思不學之甚之誚。

六 打倒帝國主義的呼聲已普遍。而帝國主義的意思多誤解。我以為這是目下，或目前的將來，一個思想問題。

七 帝國主義本是英國一種政策。現在英國的外交

大臣張伯倫便是這個政策主腦人物。既然他方又當政，對於中國的情形，乃是當然。欲知詳細請看，Imperial Commerce in Africa By Leonard Woolf

八 今日帝國主義乃是一種制度。帝國主義之為制度，是資本主義的制度最後必至之一級。牠的效用，一方在為資本主義延殘喘。一方在替資本主義掘墳墓。

九 原來照資本主義的性質，只有工業十分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無工業不發達，所謂經濟落後的國家，則那只有工業十分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就不能存續下去。迫不得已，乃有帝國主義出來我，以至于造，工業不發達之地。什麼是我，我們正常其衝，是明顯的。至

本 期 目 錄

帝國主義等	張申府
美人畫磚拓本(附說明)	俞平伯
頹敗線的顫動	魯迅
立論	魯迅
心願	李淑良
野花	王森然
苦哇鳥的故事	潘漢年
(附通信)潘漢年	周作人
川島啓事兩則	

于造，今之中歐德與奧，是其例。

十

今日之帝國主義，首要所圖，已不在銷貨，販原料，找賤工，就地製造，而在直接之當地繁殖資本。銀行團成了主要機關。商業，工業，政治的全權，都握在少數銀行老板之手。總之，帝國主義的時期，是商業資本，工業資本，銀行資本之三位一體的金融資本稱霸的時期。資本的繁殖達到了極致。俗言之，即是費最小的力，弄最大的錢。

十一

你們如懂得吃和子利，今日的帝國主義就是大規模地吃和子利。

十二

帝國主義有兩翼。一為武力。一為宗教。

十三

也可以說帝國主義是一種關係。關係者為工業十分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所關係即工業不發達之農業國家——殖民地。這關係的表現即侵略，欺壓，剝削，等等。

十四

極簡單，極粗言之，或也可說：帝國主義就是侵略。稍詳細一點，便應說，是以武力的壓迫進行經濟的侵略。

十五

有人說，帝國主義要滅人種。這不盡然。人要

牛馬拉車，耕地，騎着玩，吃肉：倒不見得要滅牛馬之種。

十六

上海之事發生，北京團體層出，聯席會議罷，聯席會議也可以有好幾個。有人說這是出風頭，利用機會謀自家利益。我還不願就向愛國者說這個，但我竊覺有人似想過河而却不肯下水。

十七

今之論者，好像有唱真高調，唱半高調，唱不高調，幾種。這也是今日當然的現象。我以為也無庸過于對它斤斤。總之不到黃河心不死。

十八

我總覺着，中國人不可不力行避易就難。改人性變制度最難，我就最願意人幹這個。切實地向普汎羣衆宣傳比天天跑到政府請願難，我就願意人切實地向普汎羣衆宣傳。大規模趕快積極地集款比請願派素日不相信的三百大兵到租界去難，我就願意人大規模趕快積極地集款。其次，與其空空嚷嚷宣戰，不如實行經濟絕交不合作。我是贊成戰的。我只怕實際戰不成。不是說戰具太差，只怕是中國人自然不敢，自然不相信中國會能與外國戰。

十九

矯枉不得不過正。我希望這次以後，中國人對于西洋的態度，根本換一個。

二十

今日的戰爭新法，差不多已經成了一種美術。怪好玩的。希望有人肯下苦功研究一下。有兩本小書：1. Callinicus: A Defence of Chemical Warfare. By T. B. S. Haldane. 11. The Future of War. By Capt. B. H. Lidell Hart. 可看。當然，不用英貨，不至于不看英書。

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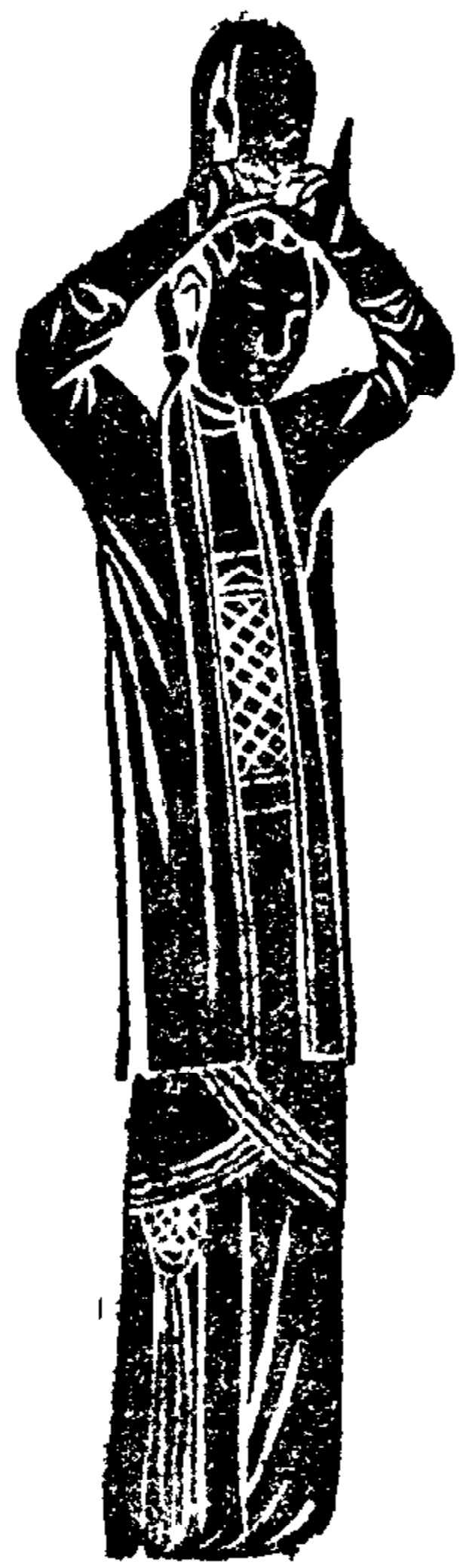
民氣與民力同樣必要。我相信，民氣是民力的一種。事實是一種不夠。沒有物質的基礎，氣兒自然也就不能長久。

二十二

今日的社會基礎是桌兀的。如是而漫求事業穩固長久，人心安定益恆，不浮囂，不苟且，不急功，不貪小便宜，也就猶之乎緣木以求魚。

二十三

集思廣益是好的。外行人的說話也可怕。主義或曰原是頗有歧義的。于是乎就不談；這也是感情作用之一種。(二五，六，十九)



髻 整

這四幅美人畫磚拓片是金錢孫君的。他曾為某君題過這種拓片，後來他在琉璃廠中亦購得一份，即此是也。原品說已落日本人手。據伏園述馬叔平君的話：此品在洛陽出土。距今四年了。天津日日新聞經理方蕪雨及羅振玉之子各得其數方，則輾轉入日人手亦意中事云。我們正以不知其來歷為惜，得馬君之言很感欣悅，在此謝謝他。

金君說這是唐磚，大約是能。或者更可留待專家的論定，我不配說什麼話。原拓本也沒有規定的次序。我揣想當初發見的品數，或不止這四塊；四塊是完全的一套否，也很難說。就目前的光景編排，列整髻為一，滌盥為二，煮茗為三，作繪為四，倒覺很有趣。金君的拓本首尾尚有許多詩詞



茗 煮



盥 滌

題跋，今并刪去。

磚上有這樣美麗的畫是很少看見的。原物既不在本國，故拓本更可覺貴了。我以為這些都是墓磚，與俑之功能相似。貴人死了，還叫侍女們從之于九原，此殉葬之遺意也。意固愚陋，而品物製作却精，且使千餘年後的我們得見古人衣服器具的規模。這實在比目今流行的紙紮童男女高明得多。

六月二十一日，平伯記。



繪 作

頹敗線的顫動

魯迅

——野草之十六——

我夢見自己在做夢。自身不知所在，眼前却有一間在深夜中緊閉的小屋的內部；但也看見屋上瓦松的茂密的森林。

板桌上的燈罩是新拭的，照得屋子裏分外明亮。在光明中，在破榻上，在初不相識的披毛的強悍的肉塊底下，有瘦弱渺小的身軀，爲飢餓。苦痛，驚異，羞辱，歡欣而顫動。弛緩，然而尚且豐腴的皮膚光澤了；青白的兩頰泛出輕紅，如鉛上塗了胭脂水。

燈火也因驚懼而縮小了，東方已經發白。然而空中還瀰漫地搖動着飢餓，苦痛，驚異，羞辱，歡欣的波濤……

「媽！」約略兩歲的女孩被門的開闔聲驚醒，在草席圍着的屋角的地上叫起來了。

「還早哩，再睡一會罷！」她驚惶地說。
「媽！我餓，肚子疼。我們今天能有什麼喫的？」

「我們今天有喫的了。等一會有賣饅餅的來，媽就買給你。」她欣慰地更加緊捏着掌中的小銀片，低微的聲音悲涼地發抖，走近屋角去一看她的女兒，移開草席，抱起來放在破榻上。

「還早哩，再睡一會罷。」她說着，同時抬起眼睛，無可告訴地一看破舊的屋頂以上的天

空。

空中突然另起了一個很大的波濤，和先前的相撞擊，回旋而成旋渦，將一切并我盡行淹沒，口鼻都不能呼吸。

我呻吟着醒來，窗外滿是如銀的月色，離天明還很遠似的。

我自身不知所在，眼前却有一間在深夜中緊閉的小屋的內部，我自己知道是在續着殘夢。可是夢的年代隔了許多年了；屋的內外已經這樣整齊，裏面是青年的夫妻，一羣小孩子，都怨恨鄙夷地對着一個垂老的女人。

「我們沒有臉見人，就只因爲你，」男人氣忿地說。「你還以爲養大了她；其實正是害苦了她，倒不如小時候餓死的好！」

「使你委屈一世的就是你！」女的說。

「還要帶累了我！」男的說。

「還要帶累他們哩！」女的說，指着孩子們。

最小的一個正玩着一片乾蘆葉，這時便向空中一揮，彷彿一柄鋼刀，大聲說道：「殺！」

那垂老的女人嘴角正在痙攣，登時一怔，接着便都平靜；不一會，她冷靜地，骨立的石像似的站起來了。她開開板門，邁步在深夜中走出，遺棄了背後一切的冷罵和毒笑。

她在深夜中儘走，一直走到無邊的荒野；四面都是荒野，頭上只有高大，並無一個蟲鳥

飛過。她赤身露體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那一剎那間照見過往的一切：飢餓，苦痛，驚異，羞辱，歡欣，於是顫動；欣慰，悲涼，於是發抖；害苦，委屈，帶累，于在是痙攣；殺，于是平靜。：又于一剎那間將一切併合：眷念與決絕，愛撫與復讎，養育與殲除，祝福能咒詛。：：她于是舉兩手儘量向天，口唇間漏出神與獸的，非人間所有，所以無詞的言語。

當她說出無詞的言語時，她那偉大如石像，然而已經荒廢的，頹敗的身軀的全面都顫動了。這顫動點點如魚鱗，每一鱗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顫，彷彿風雨下的荒海的波濤。

她于是抬起眼睛向着天空，并無詞的言語也沈默盡絕，惟有顫動，輻射若太陽光，使空中的波濤立刻回旋，如遭颶風，洶湧奔騰于無邊的荒野。

我夢醒了，自己却知道是因爲將手擱在胸肺上了的緣故；我夢中還用盡平生之力，要將這十分沈重的手移開。

立論

魯迅

——野草之十七——

我夢見自己在小學校的講堂上預備作文，向老師請教立論的方法。
「難！」老師從眼鏡圈外斜射出眼光來，

說。「我告訴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個男孩子，合家高興透頂了；滿月的時候，抱出來給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聽一點好兆頭。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的。』他於是得到一番感謝。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做官的。』他於是收回幾句恭惟。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他於是得到一頓大家合力的痛打。

「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許謊。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打。你……」

「我願意既不謊人，也不遭打。那麼，老師，我應該怎麼說呢？」

「那麼，你應該說：『阿呀！這孩子呵！您瞧！哈哈！Hehe! he, hehehe!』」

心願

李淑良

我願我的掌心

變了船兒，

使我遍游名勝與遠海，

迨你臂膀稍曲，

我又在你的心房裏。

清願在你眼裏，

我尋詩人情愛的挨棄，

長林中狂風的微笑，

夕陽與晚霞掩映的色彩。

輕清之夜氣，

帶到秋蟲的鳴聲，

但你給我的只有眼淚。

我願你的毛髮化作玉蘭之朵，

我長傍花片安睡，

游蜂來時平和地唱我的夢；

在青銅的酒杯裏，

長印我們之唇影，

但青春的歡愛，

勿如昏醉一樣銷散。

野花

王森然

靜聽啊！

我心的笛兒，伴着嗡嗡的蜜蜂，

尋着野花去唱音樂。

在野花的唇上，偷着微笑，

野花無力的擁抱。

靜聽啊！

我心的笛兒，伴着嗡嗡的蜜蜂，

尋着野花去唱音樂。

在野花的瓣上，偷着睡覺；

野花溫柔的微笑，

靜聽啊！

聽我們靜悄悄的向天神祈禱：

我們安慰了罷！

神秘的愛流，

隔絕一切的苦惱。

靜聽啊！

剎那的春風飄蕩了

野花一瓣一瓣的剝落。

一九二四，三，二四，榆溪曲徑處。

苦哇鳥的故事

潘漢年

讀了顏黎明君的苦哇鳥的故事，也不禁引起

我幾年前每在暑天的晚上在故鄉常聽到那聲聲

淒苦的『苦×Y』『苦×Y』的鳥鳴；雖然近年來

漂流在外，許久沒有這種清福，每天的晚上合

着一家人，手拍着芭蕉大扇嘴吃着紅瓤西瓜，

靜聽那『苦×Y』『苦×Y』的悲鳴，但只要一聽到

異鄉之鳥聲，立刻就會想起那『苦×Y』鳥來的。

今天讀了顏君苦哇鳥的故事，在文中看到

『苦熬！苦熬！娘炒麻子誰知道？』幾句，耳邊

又隱隱的有『苦×Y』『苦×Y』的聲調。我問Y

妹：『顏君所說的『苦熬鳥』不知就是我鄉那種

『苦×Y鳥』否？』她便把二十八期顏君的文章

看了一遍，對我道：『不是不是，第一鳥鳴的聲音

就不同，熬讀空，與×Y相差很遠呢；第二叙

述的故事不同……』她還未說完，頓時把我喚

醒轉來：記得那年我還在家鄉的小學裏，大約

七八歲的時候，到夏天的晚上，總不肯安歇在

庭院裏乘涼，老是跟着左右鄰居的小同伴，在

那荒草場上或田野裏追逐螢火蟲，有一天晚上也是跟着他們到田邊去拍螢蟲，忽在一片開闊的蛙聲，「唧唧啾啾」的蟲鳴聲裏，傳來一聲尖利淒涼的——「苦×Y」，我不禁打一個冷顫，接着又是「苦×Y」「苦×Y」的幾聲，遍體的毛孔有些發冷，戰戰兢兢的躲到比我大一二歲的同伴身邊，緊緊握着他的手。

「同去吧，我害怕；——這，這是什麼聲音？」大概我的聲調也有些發抖了，那個同伴到哈哈大笑，拍着我的肩說道：

「怕些什麼。又不是鬼叫，那是「苦×Y鳥」呀；——別怕，再來拍火螢吧。」可是我被這淒涼鳴聲嚇住了，硬拉他們送我回家。——素來我的胆子很大，雖是黑夜裏，一人能回家，可是這天不行了！

他們送到我門口都回去了，我走進院子，便見爸爸騎在椅子裏咕嚕嚕的抽水烟，媽媽正忙着用刀切西瓜，大姊姊正不快不慢地揮着芭蕉扇啾啾的唱曲兒；我拭着頭上的汗珠兒，走近大姊身旁，要求她打扇，（實行那種「一人扇風二人涼」的方法）。

「丫兒——我的小名——你玩的這樣熱嗎？每天這樣的不安定，今夜不准你吃西瓜了！」爸爸似怒帶笑的向我說着；我便連忙答辯「爸爸，我今天沒有昨天玩的利害，聽見一個東西一叫，把我嚇壞了！」媽媽隨即停着切西瓜的刀，

帶三分驚慌的神氣問我道：「什麼東西叫，把你嚇壞了呢？」我便把在田裏怎樣聽得「苦×Y」的聲音，怎樣害怕得請人家送我回來的一番情形說了一遍。

爸爸放下水烟袋，左手徐徐地揮着鵝毛扇撚着嘴唇上的八字鬚，我在星光下隱隱的看出他臉上有些和諧的微笑，「來，你的胆這樣小嗎？這鳥叫「苦×Y鳥」。」爸爸喊着我去預備告訴我「苦×Y鳥」的故事了，不料快嘴的大姊也哼了一聲：「養媳婦變的「苦×Y」鳥你還不曉得嗎？」我聽得她說「養媳婦變的「苦×Y」鳥」的一句，便忙着要求爸爸告訴故事。

「好，琴兒——大姊的名字——你講給他聽吧。」爸爸推我到大姊身旁去聽她講。同時媽媽把切開的西瓜，一瓢瓢的分給我們喫着，大姊便開始講「苦×Y鳥」的故事了：

不知幾千百年以前，有一家人家夫妻兩個祇生一個兒子，早就替他領一個養媳婦；她到家不久，她的未婚夫就死了，因此她的婆婆怨恨她的命裏有煞星，把她的兒子剋死的，便任性毒打惡罵，可憐的養媳婦不久就變成一個消瘦憔悴的女子，走路也有些東歪西倒，真是可憐！不料她的婆婆見她沒有以前那種強壯身體，什麼事也不會做，更加生氣，便不許她吃飯。她挨餓了幾天，有點支持不住，在一天午後，就鼓着勇氣闖進廚房，私自在鍋裏盛一盤

冷飯吃着，事不湊巧，恰被她兇惡的婆婆撞見了，不但又是一頓毒打惡罵，並且把她覆在一個大缸裏；從此她再也沒有見天光之日了！幾天以後，她的婆婆總以為她是餓死了，便揭開大缸瞧瞧，啊，哪知可憐的養媳婦已變了一隻小鳥，呵一聲「苦×Y」飛去了，從此他們大門前的田野裏，每夜常有那「苦×Y」「苦×Y」鳴聲。現在世上許多養媳婦聽得它的鳴聲，沒有一個不暗地裏弔淚的。……

這便是我大姊講述給我聽的「苦×Y鳥」故事。我從知道這段故事以後，每年夏天的晚上只要聽到一聲「苦×Y」，就聯想着這個故事起來，直到現在還把那「苦×Y鳥」當做養媳婦的化身咧！

這幾天閒居在Y妹家，每徘徊庭院裏時，總聽到幾聲清脆嘹亮的鳥鳴，——因為她的哥哥買了許多小鳥，——不久我將離開他們，回到上海煤氣沉沉的租界裏去了，再也沒有鳥鳴不絕耳的機會。「苦×Y鳥」的影像，便要隨着慢慢的模糊了，因此便寫下這篇故事來；做一個永久的紀念，並且借此度過今夜為後日與Y妹別離而愁恨的時間。

一四，五，二七夜，一時，在北京。

通信

開明先生：

我想鳥的故事各省各鄉都有，因為聽其鳴聲而擬以世間故事，正是許多無名的民間文學家的成績。雖同一鳥而其故事或者全不相同，這正像徐文長故事，孟姜女，狸貓換太子等等的傳衍變遷，不足為奇；但我們如能彙集許多民間的鳥的故事，却是很可觀而且也很有興味的罷。

我寫「苦X鳥」的故事，正想借此引起許多讀者留心其他各種鳥的故事來。未知你贊成否？——我想你一定很樂意的罷？

五月二十七日，潘漢年。

漢年先生：

承你寄給我苦X鳥的故事，很是感謝，因為我也是喜歡這些故事的。我希望大家有興趣的人都來蒐集記錄這類鳥——以及獸蟲魚草木的故事，不但是傳說學的好資料，也是極好的民間文學。

你所說的那種鳥在我的故鄉（舊會稽縣）

也有，通稱「姑惡」，故事大略相同，唯鳴聲殊短促，聽去正如「FOL」二字。此鳥只在晚間出來，所以沒有人知道她是什麼形狀。通雅云，「鴟，即今之花吻鳥也，如鳩，黑色，以四月鳴，其鳴曰苦苦，又名姑惡，俗以婦被姑苦死而化。」蘇軾五禽言中云，

「姑惡，姑惡！

姑不惡，妾命薄。」

君不見，東海孝婦死作三年乾，不如廣漢龐姑去却還。」

自註，「姑惡，水鳥也，俗云婦以姑虐死，故其聲云。」范成大也有詩，序云，

「姑惡，水禽，以其聲得名，世傳姑虐其婦，婦死所化。東坡詩云，「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此句可以泣鬼神。余行乞嘗始聞其聲，晝夜哀厲不絕。客有惡之以爲此必子婦之不孝者，余爲後姑惡詩曰，

姑惡婦所云，恐是婦偏辭；

姑言婦惡定有之，

婦言姑惡未可知。

姑不惡，婦不死。

與人作婦亦大難，已死人言尚如此！」

這樣看來，可見這個故事由來很古了。大略自宋以來早成了禽言裏的一個好題目，嘗見一本光緒己卯（1879）年木板活字的觀類道人所編的小演雅，姑惡項下有十一篇，但是明清的極少佳作，有一首結末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簡直不知說的是什麼了。五月三十一日，周作人。

川島啓事兩則

(一)

希望認識我或不認識我的朋友，都贊同我的意見，使我確信自己沒有失策。他們，儘嚷

着到民間去，儘嚷着教育是如何的重要；至於我，覺到現在應該集合同志來創辦大學。這理由倘若你不能了解，便可以去想既有這些國立的和教育部立案的大學，爲什麼不可以另外再辦一個？倘若再問爲什麼要辦大學，那末我要乾脆的答你；因爲多少高等專門學校部已經改成大學。你，要是自己相信已經明白我的意思，我想，你對於各種運動會如何地熱心，對於我的請求當不至於就轉過臉去。現在我就要告你我的計劃——

學校的名稱擬定爲愛國大學。校址暫在敝寓——也許將來去租一所民房或商店舊址。其間使我不敢獨斷的是教學內容：英日文當然不教，中文則中國出過賣國賊和奸臣也不當教，其他，總之一切學課都有流弊，我們決不該思嘉惠青年者反遺害之。可是這等我們的學校正式成立之後總可想到妥善的方法，都是要憑仗諸位。

我還要憑我忠誠來告你們一件事，這就是現在我沒有籌到開辦的經費。然而只要掛起學校的招牌，便可以得到多少的報名費，倘若我們決心創辦並且招攷。開議也曾經通過將金佛郎餘款怎樣的津貼私立學校，我們學校的經常費也便在此，教育部裏有我熟識的人。僅希望以你們的熱誠來襄助，使這學校成立，其結果將要勝過我們的期望。萬一那時因經濟支拙而

停頓，反正國立學校也要關門，我們馬上就離開也還有我們應得的聲譽——清高。

我將盡我的全力來辦成這學校，我要去請到多少名流來作這學校的董事和教員。我所需要于你們者只是你們的榮譽和輔翼，使我的提議有得到你們贊助的榮幸。

就在我那語絲社的第二號信箱裏，倘能得到十封以上贊同的信，我們便要開一種會議，使多少更完善的計劃從這會議中產生。

(二)

我要請一位教育界出身而熱心教育，并且是熟悉各界情形的人，來充任愛國大學的籌備員。男女不拘，可是至少要有做代表和善辭令的才幹。在本校未正式成立之前當酌奉車馬費；成立之後自然就在本校供職，薪俸也不會太微。如合意者請投函語絲社第二號信箱。

附川島君致凱明先生原函

凱明先生：

我，你是知道的，正月間欠了醫院一筆債到如今還沒有還，雖說錢數有限，但在我猶如睡覺時不經心把手壓在胸脯上，足夠我夢中張皇失措了。近來又因為斐君剪掉頭髮，伊的校長下半年有不請伊教書之意，別處也怕未必請，是以前途更覺

「天鵝絨」了。日前見報載開議通過一件國

家大事的議案，要把金佛郎餘款怎樣的津貼私立大學等，這於我恰如在重霧的航路中瞧見燈塔，將使我決定如何進行的方向。倖虧我是一個什麼大學出身的人，如要發起辦一家大學，請些名流來撐場面，即沒有男女學生來投考，至少也能嘗着些金佛郎的滋味。因而擬就啓事兩通，請你為我在語絲上登一禮拜。本來這不該來糟場語絲的篇幅，應送到大報的論前欄或分類廣告欄裏去登，可是他們都必需收廣告費，不像你我般對於教育的熱心。

實因連各處大道的牆壁上，也沒有空隙容我寫這些啓事，所以只得來麻煩你。

求你的允許，並求你原諒！

川島敬上。

七月五日。

川島兄：

來信讀竟欣然，真是先得我心，計畫也十分妥當。實不瞞兄，我也正在計畫這樣的一個「大」，擬取名為護國大學，即借護國寺為校址。現在的重要問題是先得做

一塊洋鐵招牌，其次是學生招徠，教員與功課都沒有什麼大關係，但辦事人却也要緊，所以我想請你擔任敝大學的教務長，而我也可以擔任貴大學的教務長，這樣一來豈不是不花一個錢而兩大的校長教務長都有了麼。我又想到，尊夫人何妨也創辦一個女子大學，由你去請一位堂姊姊或表妹妹來任教務長，便可成立，一招牌不妨就掛在愛國大學的車門口。廣告與招貼的確有點為難了，但花七毛錢僱一名瓦匠，往西長安街一帶寫大字，倒還可以辦，如寫「快來愛國」，下註北京愛國大學「泣告」，公私兼顧，意義雙關，一舉兩得。

據可靠消息，西四北路西不久將有恆興大學出現，偉大的牌樓早已立著，定于八月一日開幕。所以我們須得趕早成立，即請你加入同行公會，尅日提出議案，限定本年七月內成立的大學始有分潤金款之權利；此事十分要緊，請你于校牌做成後趕緊去一辦，中國教育前途幸甚。七月七日，凱明手泐。